



禮部侍郎莊公小傳 庚申仲冬

公姓莊氏名存與字方耕江蘇武進人乾隆乙丑榜
眼官禮部左侍郎五歲就塾讀書目數行
京師地震屋傾壓重牆下掘土五六尺許始得耳目
閉塞良久方出聲力探經史性理百家從舅氏錢公
某講肄平生學業始基此戊午下第歸研究算學忘
寢食因得眩暈疾戊辰散館列二等仍留教習奉
諭旨云閉戶讀書留心經學一時驚為儒臣異數出
典浙江試兩典湖北武督學順天河南湖南壬申會
試同考官辛卯副總裁甲辰知舉貢壬辰教習庚吉

士查察鎗手傳遞頂冒諸弊極嚴密所按次第肅清
覬覦者望風斂戢士心益勵奉

旨清釐順天士籍有寄託者改歸原籍逾限除名奏
請暫停南北歲科試據本生自首姓名一咨禮部行
文各布政司轉行各州縣親族里鄰切結由司轉覆
到後始准咨回本省學政奉

旨准行訓士子告語諄懇必以敦本業崇實行為勗
在上書房行走卯入申出寒暑無間

皇子時親講說愛敬日深任禮部講求會典舊章遇
祭祀朝會宴享諸大事敬謹替襄勿懈數十年如一

日治家嚴而有法不苟言笑於世俗聲華玩好之屬
澹然無所嗜性清介嚴取予謹然諾飲食衣服刻若
自持奉差使所過食用必自治并戒僕從不勤館人
故所蒞下車輿頌翕然教子孫持家範勿令稍染時
趨接物中正平易人亦無敢干以私者家居宇舍精
潔器物整齊書籍時親點檢勿使蠹蝕參錯幼稟庭訓
習朱子小學近思錄長益沈潛經義誦詩讀書惟以
知人論世為準故所造洪博深邃莫測其涯涘若天
文輿地河渠水利律呂筭數之學莫不覃思殫究口
吟手披率至夜分始就寢謂學以養其良心益其神

智須旁廣而中深始能囊括羣言發其精蘊又云讀書之法指之必有其處持之必有其故力爭乎毫釐之差深明乎疑似之介嘗自署齋聯云玩經文存大體理義悅心尚已問作耳聞聖賢在坐其平生得力語也所著有八卦觀象篇彖象論彖傳論繫辭傳論序卦傳論卦氣解尚書既見毛詩說春秋正辭周官記律譜六樂解九律解聲應生變解成律合聲論審一定和解天位人聲地律論合學解定黃鍾之聲及其徑論律書解琴律解瑟律解瑟音論算法約言等書藏於家易主朱子本詩宗小序傳堂前兼治古今

文春秋宗公穀義例三禮采鄭注而參酌諸家病中猶時時背誦經書不置乾隆五十三年卒年七十歲子三人逢原乙酉舉人山陽縣學訓導通敏壬辰翰林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選辰戌戌進士甲辰召試授內閣中書先卒孫六人

贊曰鏞堂少從公之從子葆琛進士問學嘗一見公自慚譎陋未敢有所質也後讀公尚書既見歎其精通浩博深於大義章句小儒末由問津矣近者充沂曹濟道孫伯淵撰輯經學淵源錄屬鏞堂徵采事狀因從公子孫索誌銘家傳等勿得得其家行述於是

撮其學行大略著小傳以俟孫先生裁錄焉公之學
行近世蓋僅見安得盡讀公之遺書為快乎時嘉慶
五年十一月長至前三日同里後學臧鏞堂拜撰

欽旌節孝例封安人項母葉安人小傳

戊辰季夏

安人姓葉氏徽州府休寧縣人歲貢生士行女也生
康熙四十五年正月廿二日卒乾隆五十七年閏四月
某日享年八十七歲以雍正二年十月適同邑捐職
州同知項君元譜時安人年十九越六載為雍正七
年項君客漢陽病卒時安人年二十四凡守節六十
有四年其孫嘉鎔已於乾隆四十九年具呈乞大吏

題請奉

旨給帑建坊矣則節孝之風海內莫不聞之而其孤
不死其親之心更欲白賢士大夫之言以表揚之可

不謂賢歟嘉慶十二年官保少宰袁州劉公督學浙
江聘庸編次五代史記注時候補益課大使項君新
為安人之族孫同幕襄校文藝出節畧及詩文等乞
言庸乙丑在都聞弟和貴之喪嘗刊其學行私謚為
孝節先生乞言於都之士大夫欲請旌孝子而力未
逮丁卯六月又喪母母之賢行尚未著錄何以傳人
之母然大使請之者再同人多有所作庸又奚忍辭
因守書其守節年月而并為之論曰方州同知之卒
於漢陽也安人聞訃哀慟欲絕飲食不進者累日誓
以身殉始某太安人偕庶姑某哭而慰之曰死者已

矣婉振猶在若從死則此四歲兒何以成立項氏宗
祧不其危邪且我兩老人將安賴與其慷慨而死曷
若從容守義養姑育孫婦兼子職乎安人哭而應之
曰諾遂竭力奉甘旨承歡罔懈中夜猶聞机杼聲疾
則侍湯藥衣不解帶祈以身代歿其哀毀骨立脫簪
珥歸旅櫬營殯葬三喪並舉哀感行路其教子嚴而
有法擇良族婚之援例國學生孫男四人曾孫三人
乾隆五十年安人壽八十時長洲蔣侍郎元益督學
江西書筠節松齡四字額為壽里鄙崇之嗚呼太安
人之教人安而成之者至矣豈可與輕於一死者同

論邪項氏世有賢母福壽咸集孫曾林立有以哉嘉
慶十三年六月武進臧庸撰

蕭山汪氏兩節母事略 辛酉仲冬

四十年來海內名公卿賢士大夫作詩文記雙節事
美矣脩矣鏞堂復何言哉第節母子煥曾明府年逾
大耋孺慕弗衰乞言勤拳手書悱惻此孟子所謂五
十而慕者也人感其誠贈言不絕鏞堂昔作讀淇縣
典史汪府君行述而未及王徐兩節母事為闕今反
覆案狀書其守節孝姑撫孤課學諸大端於篇其父
母鄉里子孫官階封贈具行述誌傳嘉慶辛酉仲冬
武進臧鏞堂敘

節母王氏淇縣典史汪君繼室其副也子輝祖徐出

汪君卒南海母沈年七十一五年二十八徐年二十
九輝祖年十一喪歸徐呼天一慟觸柩流血欲以身
殉王挈輝祖前哭曰死者有知日矚矚望此兒成立
若與我可一死塞責以此累姑老邪乃少啜漿水而
索道者旦夕追呼於門或謂宜要諸異日王言子幼
酬之無期不可以口實詔死者恨與徐鬻田及衣妝
償之不足益以手指所出三年畢償常自減餐糜糠
糲以養姑食孤具塾師脩膳夫弟某與無賴子飲博
疑嫂多藏率數輩噪索破門壁甚則要奪孤兒去百
方應之不給或為畫避地策兩節母謀曰汪氏三世

支屬或絕或散幸存此一脉挈以他去祀事誰供墳
墓誰護者堅弗從久之某廬知嫂貧也率妻子他徙
唆母沈從之徐曰主死有兒在七十老母遠離鄉井
死者不安他日兒有成立何面目見人王泣留之乃
止沈老病恒資藥餌多嗜好王必曲為承奉而起居
扶掖徐之力為多十有年無倦色嘗徹夜坐牀側假
寐聞呻吟聲起前按摩唯謹如是者有年沈病劇以
目屬兩節母曰若善事我我無以報若願若世世子
孫婦皆如若兩人賢語卒而瞑年八十四時輝祖客
江南舍歛窀穸如禮哀感行路咸稱孝婦云輝祖幼

多病王懼宗祀不延愛憐特甚小疾必加謹護至廢
寢食及壯保之無異孩提一日遘危疾稍瘳語婦曰
翁以兒付我設不諱何以見翁地下吾四十日來心
膽俱碎者此也輝祖幼學時兩節母課之最日夕塾
中歸篝燈夜讀徐訪車坐其旁王就明理箴指誦聲
流美則兩母欣欣然色喜如聞絲竹鼓吹聲或讀未
熟書斷續不倫徐即瞿然曰兒在塾必不守節約舍
業以嬉故不成誦佛然起奉夏楚主母前涕泗交流
哽咽幾欲出聲啼王懸夫像令跪扑之手酸動不能
舉淚泫泫然下迺扶之起勗以勤學終弗忍責輝祖

年十七應童子試自言其藝可遊庠而縣試初無名
王唏噓謂徐曰何如兒言謾若此輝祖則逡迤對以
欲製一新衣無資得兩生錢為債代皆招覆實不敢
謾王益怒曰兒無志氣其速出錢還之吾寧凍餓死
不願見此也舉朴欲下輝祖痛哭自謝然後已是年
入縣學後成進士輝祖習法家言王教之曰汝父為
吏典縣獄言生人慘苦無過囹圄中人每答一人數
日不悟曰得無以此抱慙自戕其生乎汝佐人當常
蓄此意輝祖歸必問不治死獄否對曰無則歡然終
日或曰法不免耳輒慘然色沮謂業此者屢獲陰譴

不當久習此館穀必鉤稽其數切恐以貧故受非義財徐將卒教之曰深刻者不祥弗以刑名敗先德窮通不可知但存好心行好事善事主母母貶辱前人我死無憾王性矜嚴寡言笑行坐有矩矱非祭非喪足不踰闔被旌語及族婦未與者愀然曰吾與伊等耳何獨以吾為奇行後輝祖訪錄二十三人上之當事祔主節孝祠守節三十六年而卒年六十三徐耐勤苦無鉅細晝夜操作雖疾弗休布衣紉綴無完處濟服之不厭寢木板擁敗絮二十年輝祖請易之弗許謂主之所授不可易及病亟曰昨夢主以新衣衣

我殆不起矣子婦進湯藥泣弗飲曰我王客死不獲侍我自忍守守節二十三年而卒年五十一初構鬻者遇之不以禮徐惟以禮自持不出一語校越六年人盡感愧

廣陵圖經人物

丁卯季夏

韓日章字澹冲山西蒲州人世業淮醴日章以商籍
補諸生家無長物購書數千卷日與師友討論中年
喪妻不再娶七舉鄉飲賓兄子燦順治辛卯舉人戊
戌進士知瀏陽縣日章書民之父母四字訓之
韓日起字碧滄江都增生少孤苦善事母與兄讀書
花萼樓足不出戶親友爭以致禮之中順治甲午舉
人戊戌進士教授松江蘓州紳士擬之安定先生知
盧氏縣修書院捐膏火以病致仕門弟子益衆屢舉
鄉飲大賓戊午浙江同考官拔取七人皆讀書好義

士狀元沈廷文即所舉士也著遺訓二卷同穴志二
卷弟日孳邑庠生日起撫養教讀尤相友爱日起為
諸生妻高氏典叙珥售嫁衣以佐讀勸日起勤學無
間子焜郡廩生妻朱氏子炳郡庠生

焜子人龍字霖胥附貢生康熙五十八年病卒時妻
吳氏年三十守節四十二年至乾隆二十六年卒享
年七十一歲吳持齋禮佛撫孤督課尤嚴每夕一燈
吳中坐子鈞釗侍側懸佛像于旁曰讀聖賢書須同
念佛必恭必敬如對聖賢以是立心以是制行庶無
愧矣鈞釗聳然聽之鈞字宏聲郡廩生幼聰穎凡爾

雅周禮禮記文選通鑑俱手鈔加注與弟釗讀書古
寺寒暑無間聞塾師講毛詩至虞義必泣下釗字敬
康郡庠生事母孝待諸子姪如已出族女失恃撫養
婚姻之作樂善戒淫說以訓世凡有益于人者無不
勉為也且不願人知之也處困而守益嚴不妄取一
錢曰吾為子孫作福耳子承祖附貢生衛訓儀徵增
生

列女

韓為龍字德其郡庠生妻桑氏江都人賢而才 聖
祖南巡桑進詩取中江南第二十一名入都貴戚爭

以禮致延為女師比之曹大家未幾卒於京師詩集
若干卷失傳

韓銳國子監生早卒妻劉氏年甫二十無子女苦節
三十餘年至乾隆三十年病卒

桑梓潛德錄列女傳

戊辰孟秋

施氏府史施文林女武進二畝人適河南廂城世昌
越五年而世昌卒再逾年翁紹麟又卒氏無子僅有
二女時小姑猶在室姑潘最憐之氏曲順姑意雖已
貧卒厚奩嫁之族人立氏堂叔以繼翁後堂叔不事
生業不能養潘潘頗以為憂氏勸慰百端曰無恐有
孀媳在即巧諸人以為養所弗恤也潘老而病常卧
床葶間氏多方調甘旨以進嘗一夕漏下已三鼓潘
忽思食雞子小飢餽氏子身引漏至市得之潘食之
甘如是者凡十五年初翁及夫沒潘頗惑人言有疑

於代後十年潘乃謂曰子善事我願子之兩女亦善
事子且得善終也翁兄某思奪代志出惡言代忿極
手批其頰者再曰子無棄視我生養死葬以婦兼子
職我必為之至是果踐其言凡夫并翁姑三喪氏殯
葬盡禮教養二女擇贅壻之近年并鬻遺產自置衣
衾棺槨等曰此我一身之事勿可貽諸族人女壻異
姓更勿以此累之自乾隆五十二年夫故至嘉慶十
三年守節已二十二年現年四十八歲

題嚴忍公小像并誠子書

庚申孟冬

生我者父成我者君自孩提以迄耄耋時時以君父
念為則一言一行必思所以不愧不怍其為人也夫
足殆寡矣凡小而戲謔大至亂逆莫不自忘其君父
始人之幼也盡人而如玉無玷如器無闕如女子未
字當其時視聽言動莫非親也身未嘗一刻離親也
心未嘗一刻忘親也及長而學而仕而遊四方不能
不與人交嗜慾日開淫朋燕友日相接則離親日遠
而忘親亦日甚縱浪之飲狹邪之遊所由來矣善乎
嚴堪忍先生之誠子也當長君顯亭司農上公車時

勢不能挈以偕行則繪已小像命之隨身曰如時見
我面如時聞我語有相誘為非者急展此卷知我有
怒色即謝之曰老父在不敢耳然則司農之立身行
道以忠孝報君父雖本乎天性亦先生之教有以使
之然也先生又曰當知余此身得至今日者以少時
絕無變童季女之弱每過自堅忍故尚能留此鬚眉
餘白于人間則又為之凜然冰淵在前毛骨悚慄也
凡人稟父母體膚具天地生成之性其勲名之茂學
問之精正未可限惟藉少之時德性堅定庶壯而出
其精力所為無不成雖至老老猶長留此鬚眉皓白

以享其天年嘗見有穉年縱慾即夭死或長而鬚髮
脫落不復成人雖負聰明絕世之姿於事業文章一
無所就或未老而先悴皆徇慾忘親之過也聞先生
之教可惕然知所戒矣先生之八世孫杰言行寫實
好學不厭蓋謹守祖訓跬步不忘其親者也出此卷
屬題因為書之如此時嘉慶五年冬十月二十日後
學武進臧鏞堂書於西湖蘓文忠詞之小峨眉

題孫葆年中丞遺照

甲子仲夏

鏞堂嘗見公於濟南使院其貌淳古有憂深思遠之
概聆其言明慈辨晰畢官保弁山先生深倚重之若
左右手嘗言州縣親民官當約已奉公世有以饋貽
遷劇邑必虧帑以請託成獄訟必枉法吾不忍徇俗
市恩以病公故所至或不稱上官意吏之蚩緣為奸
者益苦之而公至受代時絲粟無虧士民皆歌思不
忘嘗入對彌補帑項之法言藩司察吏外專司錢穀
如莊頭催租其要在不令隱短然操之太急恐不肖
吏日削民為患上特嘉之嗟乎三代之治本無所謂

彌補者至今日而借其名以便其私致上虧公部下
駿民膏者比比然矣安得如公之明察復顧國體民
脉乎惜為都御史者僅二載以疾終使久於其職事
事核寔循名富國足民之效必大著於今日彌補云
乎哉所陳奏如設保甲勤訓練責成河負借糶常平
倉穀諸大臣載行狀誌傳不贅云著春秋三傳補注
十卷三唐金石文三十二卷輯古文味醇八卷守拙
堂詩文集四卷藏於家未梓行公子鳳卿觀察能世
其家學親師取友交游皆海內鉅儒深研經史小學
先秦兩漢儒者傳述之微言刊問經堂叢書數十種

學者爭先快讀為幸雖學不敏如鏞堂者猶過來其
所輯爾雅舊注為校訂付梓問出公桐鶴清賞圖屬
題鏞堂生則識公歿則展公遺原誦公遺言與公子
為學問交又篤誼不可辭為著其略而敬識之時嘉
慶甲子夏五月既望後學武進臧鏞堂拜撰并書於
涿州問經堂

讀淇縣典史汪府君行述

庚申季秋

世人讀書者莫不以得甲科求尊官顯爵為務獨淇
縣君之教子也曰做官乃讀書中一事讀書當求做
好人做好人乃能做好官始不受百姓唾罵無詆毒
子孫也驗其言則淇縣君躬行之令子龍莊明府終
身守之憶先君子始以科第勗小子後見小子好讀
書治經生家言則色喜曰吾兒能通經立行為鴻儒
鉅人所知當終有好日俾我得親見幸甚第為善無
近名要以實勝為務與淇縣君做好人之說略同乃
鏞堂遠遊楚北聞凶問奔喪還先君子捐館舍已月

餘罪大孽重悔不可追今犬馬之齒三十有四行不加修讀書不能有成毫髮無足以榮先人而慰九原覽斯篇有餘痛焉視明府以名進士宰寧遠循聲徧寰宇為足以表揚淇縣君隱德與兩太孺人苦節者一為天下至孝一為天下至不孝不可以同年語矣讀謝君嘉玉書後及明府所記軼事益悉淇縣君之為吏為不可及觀雙節堂贈言前後集并越女表微錄春陵褒貞錄佐治藥言學治臆說善俗庸訓等書又歎明府之實不負好人好官訓也余未識明府見其子汝滋持書乞言恭而有禮信能世其家德者遂

遂書此以詒之時嘉慶五年秋九月二十有二日武進臧鏞堂識於西湖詒經精舍

題凌次仲教授校禮圖

戊辰仲冬

庸聞次仲教授之名久矣戊辰仲冬始見於浙撫署齋其容粹穆與談學問則娓娓不倦不鄙庸為媿鄙不足道也示出校禮堂文稿并屬題校禮圖啟者則余師廬召弓學士為圖引又撰文稿序庸更何以益君嘗反覆君書復禮三篇而知為粹然傑出之儒也其言曰大學自天子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本而中庸言齋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論語顏淵問仁孔子答以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其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中

庸言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
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禮所生禮儀
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君子尊德性而道
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
新敦厚以崇禮子所雅言詩書執禮顏子言夫子循
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如有所立卓爾立
即立於禮也故曰不知禮無以立威儀三千為曲禮
今儀禮十七篇是也然則姬公制禮孔子定禮自周
初迄春秋末大學中庸論語之微旨孔門七十子之
大義均不外此十七篇古禮之僅存者然捨是無以

見姬孔之心立聖賢之極後之儒棄禮言理遂潛入
二氏之室而有違姬孔之教矣君之鄉先達戴東原
氏著原善孟子字義疏證等大聲疾呼以言理義之
學庸魯鈍不解其意而於教授之文則攸然有當也
舉此見君之精意卓識能貫通全經之旨而未始不
由校讐文字間漸入其間奧是圖之作所係豈淺鮮
哉武進臧庸拜題時長至前一日

推許過情讀之汗下無地然愚妄之說尚不見鄙
於有道則滋幸矣
正堪拜讀

題汪孝嬰北湖訪焦君圖

丙寅孟夏

庸心質魯鈍不能通九九吾友元和李尚之極精斯
學後復交江都焦君里堂竊幸談天三友已得其二
猶恨不得一見歎縣汪孝嬰也今年三月來揚寓阮
雲臺侍郎家焦君枉顧匆遽欲出叩之曰汪孝嬰在
外庸聞而心喜亟出見之并約異日偕里堂相訪踰
月庸造焦君焦君已在孝嬰學舍矣念欲過從從焦君
適遣使來迓至則晤焦君汪君并汪君弟子宗人小
魯汪君以衡齋筭學見詒并出北湖訪焦圖屬題披
圖見孝嬰臺笠乘馬童僕隨其後則歎孝嬰之嗜學

而篤於友朋之切也歸而挑鐙讀其書六卷卷有自
筆致高遠開曠如晉唐人小品於友朋聚散之迹欣
戚之端尤憐憐焉庸不能通其數未嘗不嗜其文也
焦君之言曰兩漢經生守一家之言通其鄙其固焉
鄭康成氏注禮經雖子夏之言猶駁之蓋非深入其
室者不能疏亦非深入其室者不能難古人立言固
樂夫人之深入而難我不樂人之略觀大意而諂附
我也焦君出入秦李之書會觀孝嬰尚之之論而所
言如此乃治經之要不特為疇人子弟痛下針砭而
已是以古人之書言乎其所得不言辦乎其所以不

得不辦將以明道而祛惑非以炫長而矜能故其義
所之彌永其言久而益章若病已之踈而務掩護之
嫉人之密而務攻擊之附會舊師之言馮藉近儒之
說以求伸其見必欲人之出我下而後已無論其言
不能傳之久遠平旦自思當亦忽然於公私之異執
勿謂天下後世竟莫有知之者也談天三友矻矻辨
論蓋必有是者姑申里堂之言以應孝嬰之命而并
質之小魯小魯恂恂好學詩筆清雅刊其師說以詒
同志是能傳孝嬰之學者嘉慶十一年夏四月武進
臧庸題於揚州淮海樓

祭王西林文

丙辰孟冬

維嘉慶元年歲次丙辰冬十月戊戌棘人臧鏞堂為
亡友江寧王君西林位謹具清酌庶羞哭而祭之曰
嗚呼君何為而死哉錢塘袁子才大史僑寓金陵君
幼即從之遊後館吳門畢秋帆尚書第知鏞堂名過
常訂交乾隆癸丑鏞堂倉猝之吳授段若膺明府適
明府事竊京口賴君力延致於令友袁又愷氏為校
經甫得免窮途之戚去年夏自吳貽書至楚反覆數
千言以顧寧人朱錫鬯杭大宗輩經術文章兼擅交
相勗而要其歸於行已有恥并述其好學無間寢食

皆忘以靳於古之立言者余竊心重之語君以業貴
專壹始有成今年夏四月有從江南來者言君患咯
血甫愈余憫君勤勞疏記不克從容靜坐以讀書而
嗜學拳拳又未嘗頃刻置之二者交迫於中慮君體
弱弗支修書慰問未得達秋七月接六月中手書不
言有疾竊幸為已愈月晦先考訃至奔喪歸自楚昨
有事之吳門又愷告余君病血百日於九月四日下
世嗚呼痛哉君少余二歲以兄事余甚謹自壬子與
君交迄今五年終始無間君館吳門日久從賢士大
夫遊所得益淵邃如責浦王述菴司寇嘉定王禮堂

光祿錢莘楣少詹仁和盧槃齋學士長洲蔣立厓司
馬金壇段若膺明府吳縣江叔雲布衣皆愛重君去
秋江寧方伯陳東浦聘為記室尤加信任今年調司
安徽君以疾弗能行卒於家嗚呼君父性嚴事之能
曲得其歡心愛友朋若性命形貌清麗行已有恥夙
工詩歌近頗好古學君之過當登上第入文苑出其
辭章以歌詠國家之盛否亦享壽考躋耄耄俾肆力
於經術文章著作成一家言如朱錫鬯杭大宗輩以
傳不朽而垂無窮奈何年未及壯遽齋志以歿耶性
孝友行篤是貌清俊三者皆不當大父母俱存妻孥

僅有弱女而無子又不可天與君交好者咸冀君力
為援助亦不許君夭奈何一旦奪君命以絕眾望邪
豈所謂命者君之年僅止於是邪抑不止於是以勞
悴促其生或別有他故以致斯邪說曰仁者壽又曰
仁者必有後君仁者夭而無子所謂有壽有後果足
憑邪鏞堂年三十因諸生幸老親在堂賴師友提攜
以糊口四方迺去年十一月喪吾師謂盧士今年七月
喪吾父九月又喪吾友未及一歲而父與師友死喪
者三鏞堂其何樂孤存於世且奚所倚以遂其生邪
君而不死豈忍坐視余之困阨邪余父死未葬不得

造君殯所哭奠因為設於家蓋聞魂氣無不之君而
有知伏惟來饗嗚呼哀哉





